

敦煌本玄應《一切經音義》敍錄

張涌泉

內容摘要：唐釋玄應的《一切經音義》是佛經音義的奠基之作，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敦煌寫本是現在所能見到的玄應《音義》的最早傳本，由於離作者成書時間不遠，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該書的原貌，對瞭解原書的體式及糾正傳本的疏誤都具有很高的價值。我們在全面普查的基礎上，共發現 38 件玄應《音義》敦煌寫本殘卷（綴合為 16 個寫本）及 4 個相關寫卷，本文按玄應《音義》的卷次先後為序，把這些寫卷的基本情況逐一作了詳細的介紹。

關鍵詞：佛經音義 玄應《音義》 敦煌寫本

唐釋玄應的《一切經音義》（以下簡稱玄應《音義》）是佛經音義的奠基之作，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代佛教興盛，玄應《音義》成書（約唐高宗顯慶、龍朔年間）以後，很快便應有傳寫流佈。但現在傳世的，較早見於宋人編刊的《磧砂藏》等釋藏中；另外日本的寺廟中也有該書的一些古寫本殘卷留存。敦煌藏經洞文獻發現以後，人們陸續在其中見到若干玄應《音義》唐五代寫本的殘卷。周祖謨《校讀玄應一切經音義後記》（載《問學集》上册，中華書局 1966 年版）曾介紹過斯 3538 號、伯 3734 號玄應《音義》寫本殘卷的基本情況。日本小木芳規《一切經音義解題》（《古辭書音義集成》第九卷，汲古書院 1981 年）對敦煌寫本玄應《音義》的情況作過概要性的介紹。石塚晴通在小木芳規的基礎上，對 16 件敦煌玄應《音義》寫本

的書寫年代、形式和內容作了進一步的考論（《玄應〈一切經音義〉的西域寫本》，《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匯考》（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及張金泉《敦煌佛經音義寫卷述要》（《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對七件玄應《音義》敦煌寫本做過敍錄及校記。《敦煌學大辭典》設“一切經音義”專條（張金泉執筆）。徐時儀《玄應〈衆經音義〉研究》（中華書局2005）也對敦煌本玄應《音義》的情況有簡略的介紹。此外，《敦煌遺書總目》、《敦煌寶藏》等目錄書和文獻匯編著作也為該書寫本的定名有所貢獻。

但由於敦煌文獻分散在中、英、法、俄、日等許多國家，加上各家館藏多按流水號收藏，編排雜亂，所以以往的研究，多是挖寶式的研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往往缺少整體把握，祇見樹木，不見森林，隔閡甚至疏誤時有所見。近幾十年來，隨着英、法、中、俄所藏的敦煌文獻陸續公佈於世，從而為研究者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提供了條件。近十年來，因為編輯《敦煌文獻合集》，我們在全面普查的基礎上，共發現38件玄應《音義》寫本殘卷（綴合為16個寫本），另有4個相關寫卷。這些寫本都是現在所能見到的玄應《音義》的最早傳本，由於離作者成書時間不遠，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該書的原貌，對瞭解原書的體式及糾正傳本的疏誤都具有很高的價值。現以玄應《音義》的卷次先後為序，把這些寫卷的基本情況敍錄如下。至於它們在文本校勘方面的價值，我們將另撰專文討論，此不詳述。

為免繁瑣，文中經常稱引的一些圖書簡稱如下：《英藏敦煌文獻》，簡稱《英藏》；《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簡稱《法藏》；《俄藏敦煌文獻》，簡稱《俄藏》；《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簡稱《索引》；《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簡稱《索引新編》；英國翟理斯《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簡稱《翟目》。

卷一

俄敦五八三（底一）俄敦二五六（底二）

底卷編號爲俄敦五八三（底一）+？+俄敦二五六（底二）。底一僅存七行，《俄藏》編者擬題“一切經音義大威德陀羅尼經”。底二存十二行，每行下部又均有殘泐（按可抄空間計，每行下部殘泐部分可抄十一至十四字），《俄藏》編者擬題“一切經音義卷第四十二法炬陀羅尼經”。考底一所存爲玄應《音義》卷一《大威德陀羅尼經》第十六卷音義及第十七卷卷題，底二所存爲玄應《音義》卷一《法炬陀羅尼經》第一、二卷音義的部分條目，故據以定作玄應《音義》卷一。該二卷抄寫格式、字體均同，應是同一寫卷的殘片，內容亦先後相承（據刻本，該二卷間凡缺七條）。底卷每條詞目與注文字體大小相同，每條提行頂格，注文換行低二格接抄，大約反映了玄應《音義》的本來面貌。宋《磧砂藏》本等早期玄應《音義》刻本每條提行（注文則用雙行小字），仍部分保留了該書的原貌。與今本玄應《音義》比勘，底卷注文內容較爲簡略，但却與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二所引上揭二經玄應《音義》頗爲一致，是玄應《音義》原本就較爲簡略，抑或本卷抄錄時有節略，或本卷實爲據慧琳《一切經音義》轉引（《俄藏》編者擬題“一切經音義卷第四十二”云云，即以之爲慧琳《音義》），疑不能明。

卷二

一、俄敦九六五背

底卷編號爲俄敦九六五背。正面爲某寺藏經錄七行，背面接抄藏經錄三行，第四行起爲玄應《音義》卷第二，共五行，但除

書名及經名外，正文實際上祇抄了《大般涅槃經》第一卷音義的第一條，且未抄完，似屬習書性質。《俄藏》編者把正反面的內容皆擬題爲“一切經音義”，不妥。底卷詞目提行頂格，字體與注文大小相同，注文換行低一格接抄，格式與斯三四六九、敦研三五七號玄應《音義》殘卷相近（參下篇）。

二、斯三四六九（底一）敦研三五七（底二）

底卷編號爲斯三四六九（底一）十？十敦研三五七（底二）。底一《索引》擬題“經音義”，《敦煌寶藏》定作“一切經音義”，《英藏》同。底二《甘肅藏敦煌文獻》編者擬定爲“字書殘段”。考底一所抄內容見於玄應《音義》卷二《大般涅槃經》第一卷音義，底二所抄內容見於玄應《音義》卷二《大般涅槃經》第十一、十二卷音義。二卷字體行款完全相同，蓋出於同一人之手，當係同一寫本的殘片，故予以綴合，定作玄應《音義》卷二。底卷每條詞目與注文字體大小相同，每條提行頂格，注文換行低一格接抄。每行約十七字。底一存三十四行，前一行上部、後五行下部有殘泐。底二上下部略有殘泐，凡存八行，其中第六行下部“足大”二字及其下的半字（“大”下尚有小半字，存上部，應爲“指”字）應移至第八行“古才反”之後，蓋碎片誤粘於前，“古才反，足大指”是對第八行“腦胲”之“胲”的音釋，而第六行下部本身原有殘泐，誤粘的碎片復位後，所存字句與玄應《音義》卷二相關文句完全相同。張金泉《敦煌音義匯考》曾對底一進行過初步校勘。

三、伯三〇九五

底卷編號爲伯三〇九五。朱書。首尾俱殘，所存爲玄應《音義》卷二《大般涅槃經》第八卷“月蝕”條至第十四卷“船舫”條音義。底卷每條詞目與注文字體大小相同，每條提行頂格，注文換行低一格接抄。《敦煌寶藏》《法藏》及縮微膠卷均模糊不清，詳細內容有待進一步研究。《敦煌學大辭典》對該卷作過簡

介，但內容有誤。

四、俄弗二三〇

底卷編號爲俄弗二三〇。首殘，所存爲玄應《音義》卷二《大般涅槃經》第十至四十卷音義，末署《一切經音義》卷第二。其中《大般涅槃經》第十至十九卷序數後不標“卷”字，每卷下條與條接抄不分，詞目用大字，注文單行小字，與傳世刻本玄應《音義》相比，注文較爲簡略，似屬節鈔性質，但偶亦有增繁之處（個別條目注文底卷有旁注增補的內容，刻本未見），注文用語亦有改動；其間“世”字寫作“廿”（底卷《大般涅槃經》第十二卷“卜筮”條下注“時世反”、第十四卷“因燧”條下注引“世本”，其中的“世”字底卷皆作“廿”），“眠”字寫作“眡”（底卷《大般涅槃經》第十四卷“覺寤”條下注“又以寤爲悟，悟即解悟字也。非眠後之覺寤也”，其中的“眠”字底卷作“眡”），似避唐諱；但第十九卷“判”字音“普旦反”，“旦”字不缺避（唐睿宗名旦）。第廿卷至第四十卷序數後標“卷”字，字體與前面部分不同，爲另一人所抄，所釋詞條每條提行，注文換行時通常低一格接抄，注文字體與詞目大小略同，注文內容與傳世刻本略同，可能較爲接近玄應書的原貌；其間“民”、“昏（昏）”、“婚（婚）”、“葉”、“治”等字皆不避諱。種種迹象顯示，本卷應是由兩份不同抄手不同時代抄寫的卷子粘合而成的（第十九卷和廿卷之間有接痕），前一部分（第十九卷前）約抄於唐睿宗登基之前，後一部分（第廿卷以下）則可能是五代以後所抄。張金泉《敦煌音義匯考》曾對本卷進行過初步校勘。

卷三

一、俄敦五二二六（底一）俄敦五八六 A（底二）俄弗三六八（底三）俄敦五八五（底四）

底卷編號爲俄敦五二二六+？+俄敦五八六 A+俄弗三六八+俄敦五八五，以下分別簡稱爲底一、底二、底三、底四。底一、底三《俄藏》未定名。底二、底四《俄藏》綴合爲一，定作“一切經音義放光般若經”。考上揭四卷字體相同，抄寫行款格式一致（所釋詞條與注文字體大小相同，每條提行頂格，注文換行低二格接抄，格式與俄敦五八三號同），當爲同一寫本的殘頁，應予綴合。所抄內容均見於玄應《音義》卷三，底一爲《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第二十五至二十七卷音義，底一與底二間有殘缺，底二至底四爲《放光般若經》第一至第五卷音義，其中底二和底四不銜接，中間缺的正是底三，所以《俄藏》直接把底二、底四綴合爲一是不妥當的。所存部分每行約十七字，除底一首三行外，其餘部分下部均殘泐五至十二字不等（按殘泐的空間計）。

二、俄敦二一一+俄敦二五二+俄敦二五五（底一）俄敦四一一（底二）俄敦二〇九+俄敦二一〇（底三）

底卷編號爲俄敦二一一+俄敦二五二+俄敦二五五+？+俄敦四一一+俄敦二〇九+俄敦二一〇，《俄藏》已把前三卷綴合爲一（以下簡稱爲底一）；俄敦四一一係一碎片（以下簡稱爲底二），內容在底一後，俄敦二〇九+俄敦二一〇（該二卷以下簡稱爲底三）前，但相互間並不完全銜接，《俄藏》把後三者按俄敦二〇九、俄敦二一〇、俄敦四一一的順序綴合爲一，欠妥。《俄藏》前三號擬題爲“一切經音義卷第九放光般若經”，後三號擬題爲“一切經音義卷第九光讚般若經”。考上揭各卷字體相同，抄寫行款格式一致（所釋詞條與注文字體大小相同，每行十六至十九字不等，每條提行頂格，注文換行約低一格半接抄），當爲同一寫本的殘頁，應予綴合。所抄內容均見於玄應《音義》卷三，底一爲《放光般若經》第二十三至二十九卷音義，底二爲《光讚般若經》第二卷音義，底三爲《光讚般若經》第三至第七卷音義，除個別條目略有刪節外，字句幾乎全同，故據以定作玄

應《音義》卷三。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亦收錄上揭二經的玄應《音義》，但頗有刪改訛誤，與本卷所收不盡一致，《俄藏》把上揭卷子擬題為“一切經音義卷第九”，蓋以為慧琳《音義》，未確。

卷六

一、俄弗三六七

底卷編號為俄弗三六七。《俄藏》補收於第十七冊之末，未定名。考本卷所釋內容均見於今本玄應《音義》卷六《妙法蓮華經》音義，首缺尾全（卷首缺前十四條），卷末題“一切經音義卷第八”，其中的“八”字疑為“六”字之誤，蓋底卷最後所釋為《妙法蓮華經》第八卷音義，尾題或即因此相涉而誤，故此改定作玄應《音義》卷六。底卷每條詞目與注文字體大小相同，每條之首用一朱點提示，條與條之間空二格接抄，體式與每條換行另起的早期抄本不同。文中間有朱筆旁注校補者，字迹有所不同，當是全卷抄畢後校勘者所加。卷中“世”、“民”、“治”、“旦”、“豫”、“誦”、“恒”等唐代諱字及其偏旁均不改避，似是五代或宋初較為晚出的抄本。本卷內容相對完整，可以糾正刻本玄應《音義》之誤者極多。

二、俄敦一〇一四九（底一）俄敦一二三八〇R（底二）俄敦一二四〇九R-B（底三）俄敦一二四〇九R-C（底四）俄敦一二三四〇R（底五）俄敦一二四〇九R-D（底六）俄敦一〇〇九〇（底七）俄敦一二三三〇R（底八）俄敦一二三八一R（底九）俄敦一二四〇九R-A（底十）俄敦一二二八七R（底十一）

底卷編號為俄敦一〇一四九（底一）+？+俄敦一二三八〇R（底二）+？+俄敦一二四〇九R-B（底三）+？+俄敦一二四〇九R-C（底四）+？+俄敦一二三四〇R（底五）+？

十俄敦一二四〇九 R-D (底六) +? +俄敦一〇〇九〇 (底七) +? +俄敦一二三三〇 R (底八) +俄敦一二三八一 R (底九) +? +俄敦一二四〇九 R-A (底十) +俄敦一二二八七 R (底十一)。《俄藏》均未定名。考上揭各卷所抄內容大抵見於今本玄應《音義》卷六《妙法蓮華經》音義，故據以定作玄應《音義》卷六。各卷字體相同，抄寫行款格式一致（所釋詞條字體較大，注文字體略小，各條接抄不換行，上下有邊欄，卷背皆抄有回鶻文），當為同一寫本的殘頁，應予綴合。其中底八與底九、底十與底十一前後相承，可綴合為一，其他各本間則皆有一行或十多行殘缺。《俄藏》把底一與底七、底十與底三、底四、底六分別綴合為一，欠妥。與刻本玄應《音義》相比，底卷內容似稍有節略。個別詞句刻本未見，如底七“頗有”條，注文有“不平”一訓（《玉篇·頁部》：“頗，不平也。”），而刻本未見。又如底八“古文屏”條，刻本相應位置為“屏處”條，但注文中無“古文屏”云云，與寫卷不合。這種差異，大約是傳抄翻刻之誤或抄刻者有意識地刪略造成的。底十一“蒲眠反”的“眠”字寫作“眠”，這種寫法為避唐諱還是沿用唐諱書體，難以確定。不過從這些寫卷的抄寫行款格式來看，似為五代前後較為晚出的抄本。

卷七

斯三五三八

底卷編號為斯三五三八，前後均殘缺，《索引》定作“經音義上、中、下卷”，云“書名缺，尚可看出其卷次，但每卷亦祇有音義數條”。《敦煌寶藏》及《索引新編》承之，改題“佛經音義上、中、下卷”。《英藏》題“佛經音義”。查本卷所釋佛經分別為《等集衆德三昧經》上卷（缺經名）、中卷，《集一切福德

經》中卷，《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第二卷，《佛說阿惟越致遮經》上卷、中卷、下卷，《勝思惟梵天所問經》第六卷，凡八卷，《索引》云云，全然無據。周祖謨謂本卷係玄應《音義》第七卷抄本的殘卷，《翟目》同，極是，茲據以改定作玄應《音義》卷七。底卷所釋經名卷數及詞目皆頂格抄，每條注文換行時空一至三格（如果後接另卷或另一經音義，則空四至五格），注文字體大小與詞目相同，大約較為接近玄應書的本來面貌。底卷背面為玄應《音義》抄經錄，其中第七卷下標“了”“王”二字，“了”蓋抄畢之意，而“王”則應是謄抄者的姓氏（除第七卷外，標有“王”字的還有第一、四、六、九、十、十一、十七等卷），據此，本卷正面所抄的音義文本很可能就是這次抄經活動中王姓抄手謄抄的成果。周祖謨曾簡要比較過本卷與傳本玄應《音義》及慧琳《一切經音義》的異同（見《問學集》上冊所載《校讀玄應一切經音義後記》），張金泉《敦煌音義匯考》對本篇作過初步校勘。

卷八

俄敦四六五九（底一）俄敦一四六七五（底二）

底卷編號為俄敦四六五九（底一）+？+俄敦一四六七五（底二）。《俄藏》未定名。考上揭二卷所抄內容皆見於玄應《音義》卷八，故據以定名。底一僅存四行，所釋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下卷音義；底二僅存三行，所釋為《佛遺日摩尼寶經》音義。二卷上下部皆有殘泐，字體相同，抄寫行款格式一致（就所存部分看，詞條與注文字體大小似同，條目間不接抄），當為同一寫本的殘片，故予合併。

卷一五

俄敦一〇八三一

底卷編號爲俄敦一〇八三一。《俄藏》未定名。考本卷所抄內容見於玄應《音義》卷一五《十誦律》第廿六、廿七卷音義，故據以定作玄應《音義》卷一五。底卷僅存四行，且下部殘泐，詞目與注文字體大小相同，行款格式與俄敦二五六、五八三玄應《音義》卷一殘頁相仿，請參看上文該篇敍錄。與刻本相比，本卷詞條頗有刪略。

卷一六

伯三七三四

底卷編號爲伯三七三四，前後殘缺，《索引》定作《一切經音義》，茲從之。所存爲玄應《音義》卷一六《優婆塞五戒威儀經》、《舍利弗問經》、《戒消災經》音義。抄寫格式與斯三四六九、敦研三五七號玄應《音義》寫卷略同（參看該篇敍錄）。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四收入前二經音義（後一經音義慧琳重撰，亦收入第六十四卷）。周祖謨曾對本卷與傳本玄應《音義》及慧琳《一切經音義》的異同作過簡要的介绍（見《問學集》上冊所載《校讀玄應一切經音義後記》），張金泉《敦煌音義匯考》對本卷作過初步校勘。

卷一九

俄敦一一五六三

底卷編號爲俄敦一一五六三。《俄藏》未定名。考本卷所抄

內容見於玄應《音義》卷一九《佛本行集經》第九卷音義，故據以定名。底卷存十五行，下部殘泐，上部除中間三行外，亦殘泐四到八字不等。每行約十七字。詞目與注文字體大小相同，每條提行頂格，注文換行低半格接抄（錄文時改爲空二格），行款格式與俄敦三二〇、三八六玄應《音義》卷二二近似（參該件敘錄）。所存內容與刻本大抵相同。

卷二二

俄敦三二〇+三八六

底卷編號爲俄敦三二〇+三八六。《俄藏》擬題爲“一切經音義卷第四十八瑜伽師地論”。考本卷所抄內容見於玄應《音義》卷二二《瑜伽師地論》第四十二至四十四卷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八亦予轉引，本卷字句與玄應《音義》更爲接近，故定作玄應《音義》殘卷。底卷原破裂爲二，《俄藏》綴合爲一，凡存十八行，每行十八至二十字不等，其中前八行（內中第七行殘泐無存字）爲一片，上部殘泐六至十二字不等。後十行爲另一片，上部略有殘破。詞目與注文字體大小相同，每條提行頂格，注文換行低半格接抄。行款格式與俄敦一一五六三號玄應《音義》卷第十九近似（參該件敘錄）。所存內容與刻本大抵相同。

一切經音義摘抄

伯二九〇一

底卷編號爲伯二九〇一。背爲《金剛三昧經》節抄等，又有“孝經一卷并序”字樣。本件首尾殘缺，存一二行，前五及末行有殘泐（其中第一行僅存下端殘字七個）。原件無題。姜亮夫《瀛涯敦煌韻輯》曾將本卷中“與字學有關者”錄存百數十

條，其按語稱：“本卷爲唐寫本，共六紙，爲一卷。……共百十一行，前四行殘。不知爲何經音義。起‘聾聵’、‘衰耄’二詞。注中引用之書，《說文》最多，此外有《字體》、崔寔《四民月令》、《方言》、《廣雅》、《蒼頡篇》、《三蒼》、《史記》如淳說、《聲類》等。”後來潘重規《瀛涯敦煌韻輯新編》又補輯過若干條，潘氏稱：“所引無唐以後書。”《索引》擬題“殘佛經音義”，《敦煌寶藏》沿稱“佛經音義”。一九九一年石塚晴通、池田証壽刊布《しニングード本一切經音義》一文（《訓點語と訓點資料》第八十六輯），指出本卷係從《一切經音義》抄出，并說寫卷“卷次經名不定，八世紀中期寫本”。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匯考》（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張金泉《P. 2901 佛經音義寫卷考》（《杭州大學學報》一九九八年一期）在逐條比勘分析的基礎上，確定本卷爲玄應《音義》抄，極是，後來《索引新編》據以改題“玄應一切經音義摘抄”，茲從之。《法藏》仍題“佛經音義”，不妥。竺家寧《巴黎所藏 P. 2901 敦煌卷子反切研究》（臺灣彰化師範大學一九九八年三月舉辦的“第十六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認爲本卷是“實際反映當時唐代音讀的注音文獻”，是“當時讀書人按當時語言唸書的音義詞典”；葉鍵得《巴黎所藏 P. 2901 敦煌卷子反切問題再探》（《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九九年，總三十期）又認爲本卷“應該是爲了方便閱讀某本佛經所做的字形、音義的卷子”，均未能揭示與玄應《音義》的關係。

本卷所釋詞條均摘抄於玄應《音義》，涉及一百零六種佛經，依次見於玄應《音義》卷一（四十五條）、卷三（二十五條）、卷二一（十六條）、卷四（三十六條）、卷五（十七條）、卷七（四條）、卷一〇（十三條）、卷一七（二十二條）、卷二五（八條）、卷二四（七條）、卷一八（十二條）、卷一九（二十條）、卷二〇（五條）、卷一一（三十二條）、卷一二（三十五條）、卷一三

(三十五條)、卷一四 (三條)，凡存三百三十五條，其中卷五“線”、“劒刎”、“鹿隙”、“慷慨”、“一觥”、“籠罩”六條，宋、元、明藏本及《叢書集成初編》本玄應《音義》未見，但《金藏》廣勝寺本和高麗藏本玄應《音義》卷五有；日本大治三年（一一二八年）玄應《音義》寫本卷五缺，但全書卷首目錄第五卷下列有宋、元、明藏本無目的四十二種經（《金藏》廣勝寺本全，高麗藏本有其中的二十一種，參看周祖謨《校讀玄應一切經音義後記》），上揭六條詞語所出的《中陰經》、《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迦葉經》、《發覺淨心經》亦赫然在目。可見本卷所據的玄應《音義》應是比今本更為完整的足本。本卷所抄經文各卷序次與今本不盡一致（每卷下所抄詞條先後則完全一樣），這種差別，是玄應書的卷次原本如此，抑或抄手任意取抄舛亂，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與今本玄應《音義》每經下所釋的詞條數相比，本卷一般祇選抄其中的一小部分，這些選抄的詞條下往往列有異體別字；每條下的內容也常有節略，留存的部分大多與辨別字形有關，釋義較為簡潔，原書中過於繁重的引文或書名之類則常被刪略。若干詞條的音義與今本有所不同，如卷末的“吟哦”條，本卷作“又作吟，牛金反；下吾哥反，江南謂諷詠為吟哦”，宋《磧砂藏》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吾哥反”作“吾歌反”，其下作“吟哦，諷詠也。《蒼頡篇》：吟，嘆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四引作“江南謂諷為吟哦。《蒼頡篇》云：吟，嘆也”，各有不同，比較而言，本卷“江南謂諷詠為吟哦”一句似更接近玄應書的原貌。據本卷可校正今本之誤處很多，可參看拙著《敦煌文獻合集》本卷校記所列，茲不詳述。卷子中有避唐諱改寫的情況，如“毘”字所從的“民”寫作“氏”，“葉”中的“世”寫作“亡”，等等。這類諱字，是沿襲玄應書的原貌，還是出於本卷抄者之手，還是一個疑問。玄應《音義》成書於唐高宗顯慶、龍朔年間，從內容及抄寫風格等因素考慮，石塚晴通等推

斷本卷爲八世紀中期寫本，庶幾近是。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匯考》曾對本卷作過初步校勘。

一切經音義點檢錄

一、斯五八九五

底卷編號爲斯五八九五。抄在一長條形的小紙片上，屬簽條性質，凡二行。《索引》擬題“一切經音義欠數”，《敦煌寶藏》同；《英藏》擬題“一切經音義存欠卷數”；方廣錫《敦煌佛教經錄輯校》擬題“一切經音義點勘錄”，《索引新編》同。按：本卷是清點藏書存缺情況的記錄，而“點勘”多用於文字的比勘，易致歧解，故改擬今題。方廣錫《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作過錄文。

二、伯四七八八

底卷編號爲伯四七八八。抄在一長條形的小紙片上，屬簽條性質，凡三行。《索引》題“關於一切經音義之配補記載”，《敦煌寶藏》擬題“一切論音義”；方廣錫《敦煌佛教經錄輯校》擬題“一切經音義點勘錄”，《索引新編》同。考底卷首有“一切論音義”字樣，末又稱“題雖稱經音，並是論音義”。據末句所言，點勘者所見原書書名應爲《一切經音義》，因玄應《音義》卷十七、十八所釋皆爲“論”一類的佛典，故點勘者以爲稱作“經”音義名不副實，而改作“一切論音義”。其實所謂“一切經”是對經、律、論等佛典的總稱，而不限於“佛”所說的“經”，更何況抄者所見《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九、二十等卷所釋的也是“經”而非“論”，故茲仍定作“一切經音義”點檢錄。方廣錫認爲本卷與斯五八九五號、北臨六三一號“一切經音義點勘錄”三號“形制都似簽條，字體完全相同，應爲一人所書，均爲九、十世紀寫本”。考本卷次第均作“第”，現存稱“現在”；而斯卷次第均作“弟”，現存稱“見在”；北卷“第”、“弟”雜出，三者用

字有區別。本卷說明存缺情況時用雙行小字，而斯卷、北卷均作單行大字，行款有區別。本卷題稱“一切論音義”，而斯卷、北卷皆稱“一切經音義”，書名有區別（斯卷存的《一切經音義》卷九、廿三、廿四，北卷存的卷十七，所釋的亦皆為“論”而非“經”）。另外本卷與斯卷所存音義卷次沒有重合的，如果為同一人所書，通常應為同一寺廟藏書，同一書所存卷數似應合併計算纔對，所以我們認為方說未必可信。方廣錫《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作過錄文。

三、北臨六三一

底卷編號為北臨六三一。抄在一長條形的小紙片上，屬箴條性質，凡二行。方廣錫《敦煌佛教經錄輯校》擬題“一切經音義點勘錄”，茲改擬今題。方廣錫《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作過錄文，並認為本卷與斯五八九五號、伯四七八八號“一切經音義點勘錄”三號“字體完全相同，應為一人所書，均為九、十世紀寫本”。考本卷稱所藏音義卷一、卷十七等四卷重出，而斯五八九五號記載僅存卷一等陸卷，伯四七八八號記載僅存卷十七等陸卷，如這三號為同一人所書，在短期內藏書情況不應該發生如此大的差異，故方說恐不可從。

一切經音義抄經錄

斯三五三八背

底卷編號為斯三五三八背。原卷首題“一切經音義”，其下依次抄錄“第一”卷至“第廿五”卷序號，多數卷號下分別有“了王”、“了閻”、“有”、“閻未”及“××帛”字樣；“王”“閻”當是抄經人的姓氏，“有”表示該卷原有，“了”表示已抄畢，“未”表示尚未完成，“××帛”表示抄寫該卷的用紙數。末有“第一袂”字樣，大概是指把玄應《音義》二十五卷合在一

起，作為整個抄經錄的第一帙（抄寫佛經通常合十卷為一帙）。《索引》擬題“一切經音義第一帙檢對”，《敦煌寶藏》同；《英藏》擬題“一切經音義第一帙點檢歷”；方廣錫《敦煌佛教經錄輯校》擬題“一切經音義抄經錄”，《索引新編》同，茲從之。本卷正面為玄應《音義》第七卷抄本的殘卷，本件於第七卷下標一“了”字，表示該卷已經抄畢，也許正面所抄就是這次抄經活動的成果。方廣錫《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作過錄文。

〔主要參考文獻〕

1.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1986。
 2.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委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
 3.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5。
 4.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敦煌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
 5. 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
 6.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
 7.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 （張涌泉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古籍研究所 郵編：310028）